

蘇東坡

黃山谷

尺

牘

新式
標點

蘇黃尺牘合刊

蘇東坡尺牘

謝呂龍圖

前以拙訥上塵聽覽，方懼獲罪於門下，而無以容其誅，又辱答教，言辭款密，禮遇優隆；而褒揚之句，有加於前日。此不肖所以且喜且懼而莫知措也。珍函已捧受訖，謹藏之於家，以爲子孫之美觀。鄙屋之陋，復生光彩，陳根之朽，再出英華，乃閣下暖然之春，有以嫗育成就之故也。擇日齋沐，再詣閣下，臨紙澀訥，情不能宣，伏惟恕其愚。
佛印寄東坡云：『子瞻中大科，登金門，上玉堂，遠放遼寂之濱，權臣忌子瞻爲宰相耳。人生如白駒過隙，二三十年功名富貴，轉盼成空，何不一筆勾斷？子瞻胸中有萬卷書，筆下無一點塵，到此地位，不知性命何在。一生聰明，要做甚麼佛？只是一個有血性男子。子瞻不若一力承當，把功名富貴置之泥土，努力而前。珍重珍重！』世傳東坡豪邁不羈，往往以口舌賈禍。觀此書，何其卑恭自抑也！杜陵云：『京縛酬知己，蹉跎效小忠。』想豪邁之氣，不得不爲功名富貴所鬱，誠如佛印言，當省却無數憂愁憤懣矣！吾爲三嘆！

與毛澤民推官滂

公素人來，得書累幅。旣聞起居之詳，又獲新詩一篇，及公素寄示雙石記，居夷久矣，不意復聞韶濩之餘音，專慰之極，無以云喻。久廢筆硯，不敢繼和，必識此意。會合無期，臨書惘惘，秋暑萬萬以時自厚。

袁中郎與曾退如云：『瓶花序佳甚，發前人所未發。弟嘗謂少陵曾法魏晉者，坡公真法班馬者。若取其形似，則今之多髣髴者皆孔子，而面如削瓜者皆臯陶也。不知雙石一記，何得公推許乃爾？』

與司馬溫公

春來，景仁丈自洛還，復辱賜教，副以超然雄篇，喜忭累日。尋以出京無暇，比到官，隨分紛糾，久稽裁謝，悚忤無已。比日不審台候何如？某強顏忝竊，中所愧於左右者多矣。末緣瞻奉，惟冀爲國自重。

與溫公書，簡淨莊潔，茅鹿門呈中相國云：『翁好士之名滿天下，天下士喁喁向風，而思附恐後者，無他，鳳凰振翮於雲霄，則樊籠之斥鷃，羈絏之鷁鷖，亦爲竦翼而張翅焉。情也。傳曰：『聖賢之樂善也如飢，其振滯也若轉圜。』惟相公留意！』先輩出語，皆公而無私。若今人上大老書，不知如何忤忤矣。

與傳道姓陳

某方病市人逐利，好刊某拙文，欲毀其板。矧欲更令人刊邪？當俟稍暇，盡取舊詩文，存其不甚惡者爲一集。以公過取其言，當令錄一本奉寄。今所示者，不惟有脫誤，其間亦有他人文也。知日課一詩，甚善。此技雖高才，非甚習，不能工也。聖俞昔嘗如此，某近絕不作詩。蓋有以非面莫究，獨神道碑墓誌數篇耳。碑蓋被旨作，而誌又以景仁丈世契，不得辭。欲寫餘，又多無暇。聞都下已刊板，想卽見之也。某頃伴虜使，頗能誦某文。以此知虜中皆有中原文解。故爲此碑，欲使其知通好用兵利害之所在也。

論作詩，雖高才非甚習，不能工。非先生深得其理，不能道。今人何易言撚鬚耶？碑指富公碑，觀公意，知一

碑亦不輕作。

與毛澤民

寓居粗造，本帶一幼子來。今者，長子又授韶州仁化令，冬中當挈家至。比某已買得數畝地，在白鶴峯上，古白鶴觀基也。已令斫木陶瓦，作屋二十許間，今冬成。去七十無幾，矧未必能至耶？更欲何之！以此神氣粗定，他更無足爲故人念者。聖主方設科求宏詞，公儻有意乎？

達人自具曠識，垂白老翁早起，忙忙作求田問舍計者，以不知七十後尙有幾歲月耳。袁石公有云：「世情當出不當入，塵緣當解不當結。人我勝負心，當退不當進。若只同尋常人行徑，便如蜉蝣營營水中，不知日之將暮。」讀坡公「未必能至」一語，令人惕然！

東司馬溫公

某啓：超然之作，不惟不肖附託以爲寵，遂使東方陋山爲不朽之盛事。然所以獎與則過矣！久不見公新文，忽領獨樂園記，誦味不已。輒不自揆，作一詩聊發一笑耳。彭城嘉山水，魚蟹侔江湖，爭頌寂然，盜賊衰少，聊可藏拙。但朋遊闊遠，舍弟非久赴任，益岑寂矣！

二

謫居窮僻，如在井底，杳不知京洛之耗，不審邇日寢食何如？某以愚暗獲罪，咎自己招，無足言者。但波及左右，

爲恨殊深！高風偉度，非此細故所能塵垢。然某思之，不啻芒背爾。寓居去江無十步，風濤烟雨，曉夕百變；江南諸山，在几席下，此幸未始有也。雖有窘乏之憂，亦布褐藜藿而已。瞻晤無期，臨書惘然，伏乞以時善加調護！

仕宦而畏窮鄉，不過有時置乏耳。能以布褐藜藿處之，何地不可稅駕！此言是選籍中一服清涼散也。

東坡曰：『吾始至東海，環視水天無際，淒然傷之。曰：「何時得出此島耶？」已而思之，天地在積水中，九州在瀛海中，中國在少海中，有生孰不在島者？覆盆水於地，芥浮於水，蟻浮於芥，茫然不知所濟。少焉水涸，蟻卽竟去，見其類，出涕曰：「幾不復與子相見！」豈知俯仰之間，有方軌八達之路乎？」具此達觀，則彭城不直井底也。』

與毛澤民

新居在大江上，風雲百變，足娛老人也。有一書齋，名思無邪，閒居之。寄示奇茗，極精而豐，南來未始得也。亦時復有山僧逸民，可與同賞，此外但緘而藏之耳。佩荷厚德，永以爲好。秋興之作，追配騷人矣！不肖何足以窺其粗？遇不遇自有定數。然非厄窮無聊，何以發此奇思，以自表於世耶？敬佩來貺，傳之知音，感愧之極。數日適苦壅嗽，殆不可堪。強作報，滅裂死罪！

「風雲百變，足娛老人，」看得世情透徹，方有此怡然自得境界。至奇思發於厄窮，真令千古才人爲之生色。傳之知音，得無令普天下皆捫腹耶？眉公東鵠大參云：『憐才如春風，拂面便消；忌才如嚴霜，一寒透骨。如何如何？』

與魯直黃庭堅

某啓：方惠州遣人致所惠書，承中途相見，尊候甚安，即日想已達黔中，不審起居何似？土風何似？或云：「大率似長沙。」審爾亦不甚惡也。惠州久已安之矣，度黔亦無不可處之道。如聞行囊中無一錢，塗中頗有好事者，能相濟給否？某雖未至此，然亦近之矣。水到渠成，不煩預憂。數日來苦痔病，百藥不瘳，遂斷肉菜五味，日食淡麵兩碗，胡麻茯苓麵數盃。其戒又嚴於魯直，但未能作文自誓，且日戒一日，庶幾能終之。非特愈痔，所得多矣。子由得書，甚有味於枯槁也。文潛在宣極安，少游謫居甚自得，淳甫亦然，皆可喜。獨元老淹忽，爲之流涕，病劇久矣，想非由遠謫也。隔絕書問難繼，惟倍萬保重，不宣。

若勉若慰，序致淋漓，斷梗飄萍，達者處之，如安居耳。東坡曾云：「因病得閒殊不惡，以安是藥更無方。」
「不特愈痔，所獲實多。」得無別有所會耶？

晁君寄騷詞，細看甚奇麗，信其家多異材耶！然有少意欲魯直以己意微箴之。凡人文士，務使平和至足之餘，溢爲奇怪，蓋出於不得已爾。晁君奇怪似差早，然不可直云耳。非謂其諱也，恐傷其邁往之氣。當爲朋友講磨之語，乃宜。不知公謂然否？

與李延評

陶石簣論文云：「文之平淡者，乃奇麗之極。一人千般作怪，非是厭平淡不爲，政是不能爲平淡耳。」則知文非奇麗之極，不能爲平淡。坡公所謂平和之餘，溢爲奇怪也。今人一有意爲奇怪，便是偏鋒，終非實學。

某啓：經由特辱枉訪，適以臥病數日，及連日會集，殊無少暇，治行忽遽，不及一謝。明日解維，遂爾違闊，豈勝愧負！

與彥正判官

古琴當與響泉韻磬，並爲當世之寶。而鏗金瑟瑟，遂蒙輟惠；報賜之間，赧汗不已。又不敢違逆來意，謹當傳示子孫，永以爲好也。然某素不解彈，適紀老枉道見過，令其侍者快作數曲，拂歷鏗然，正如若人之語也。試以一偈問之：『若言琴上有琴聲，放在匣中何不鳴？若言聲在指頭上，何不於君指上聽？』錄以奉呈，以發千里一笑也。寄惠佳紙名菴，重煩厚意，一一捧領，訖感，忤不已。適有他冗，書不周謹。

唐李勉性好琴，畜琴最富。其絕佳者一名響泉，一名韻磬，以供把玩，便爾永日。陶公所言：『但得琴中趣，何勞指上音？』坡公一偈，得無從此脫胎耶？

與魯直

有姪堵王郎，名庠，榮州人，文行皆超然，筆力有餘，出語不凡，可收爲吾黨也。自蜀遣人來惠云：『魯直在黔，決當往見。』求書爲先容。嘉其有奇操，故爲作書。然舊聞太夫人多病，未易遠去，謾爲一言。眉山有程道晦者，亦奇士。文益老，王郎蓋師之。此兩人者，有致窮之具，而與不肖爲親，又欲往求魯直，其窮殆未易瘳也。

天之生人，每令窮者相聚一處，使貧者皆欣然自樂，使與富者相聚，相形之下，便多幾許跼蹐矣。魯直在黔，坡公在惠，皆窮鄉也；而王郎與程子，尙欲遨遊於兩公之間，知其窮與亦復不淺。

與陳傳道

某啓：久不接奉，思仰不可言。辱專人以書爲慰，禮意兼重，捧領惕然。且審比來起居住勝，某以衰病，難於供職，故堅乞一閑郡，不謂更得繁劇。然已得請，不敢更有所擇，但有廢曠不治之憂耳。而來書乃有「遇不遇」之說，甚非所以安全不肖也。某凡百無取，入爲侍從，出爲方面，此而不遇，復以何者爲遇乎？來使力告回，區區百不盡一乍遠，千萬自愛！

袁中郡嘗與沈博士云：「吳令甚苦，錢穀多如牛毛，人情茫如風影，過客積如蠅蚋，官長尊如閭老。以七尺之軀疲於奔命，十圍之腰綿於弱柳，每照鬚眉，輒爾自嫌。」坡公欲乞一閑郡，正是此意，然隨遇自安，不欲更有所擇，則擇亦何益耶？

二

久不上問，愧負深矣！忽枉手訊，勞來甚勤。夙昔之好，不替有加。兼審比來起居住勝，感慰兼集。新舊諸詩，幸得敬覽。不意餘生，復見斯作！古人日遠，俗學衰陋，作者風氣，猶存君家伯仲間。近見報履，常作正字。伯仲介特之操，處險益勵，時流孰知之者？用是占之，如公議稍伸耶？傳道豈久筦庫者，末由面談，惟冀厚自愛重而已。

遠訊忽來，若喜若慰。劉孝標所云：「人非鹿豕，波沉雨滯，無由交羽觴，帶雜佩，睨浮雲而搔首，臨清流而浩歌。變燧迫星，亦云勞心。」對此纏綿，令人意鬱。「伯仲」指傳道履常。履常時作正字，故云「公議稍伸」。因復勉其兄介特之操，世無知者。

與龐安常安時

端居靜念，思五臟皆止一，而腎獨二。蓋萬物之所終始，生之所出，死之所入故也。太玄「罔直蒙會冥」，罔爲冬，直爲春，蒙爲夏，會爲秋，冥爲冬，則此理也。人之四肢九竅，凡兩者皆水屬也。兩腎兩足兩外腎兩手兩目兩鼻，皆水之升降出入也。手足外腎舊說固與腎相表裏，而鼻得目皆古未之言也。豈亦有之，而僕觀書少，不見耶？以理推之，此兩者其液皆鹹，非水而何？僕以爲不得此理，則內丹不成，此又未易以筆墨究也。古人作明目方，皆先養腎水，而以心火暖之，以脾固之。脾氣盛，則水不下泄；心氣下，則水上行；水不下泄而上行，目安得不明哉？孫思邈用磁石爲主，而以硃砂神麴佐之，豈此理也？夫安常博極羣書，而善窮物理，當爲僕思之，是否一報。

腎二而屬水，目二亦水，則屬水。手與足各二而無水，何亦屬水？鼻一而體二，有水可屬水。外腎亦一而體二，且無水可屬水。然則耳亦二而無水，將屬水乎？抑屬火乎？固有不見解者，非盡理讀書少也！然舉筆寫來，自具至理。

與陳公密

窮途棲屑，獲見君子，開懷抵掌，爲樂未央。公旣王事靡盬，某亦歸心所薄。忽遽就別，如何可言！別後亟辱惠書，詞旨增重，且審起居惟勝，感慰深矣！某已度嶺，已脫間關之憂，行見有蝸之喜。但遠德誼，未忘於情。新春保練，以需驛召。

宗子相寄許性之云：「零霜握別，條已殘春；歲序殷流，離心超忽。憶昔滄洲聚馬，風雨停卮，謠語雄談，千

古一快，紅塵忽接，青山頓遠。春波正深，芙蕖漸綠，夢魂栩栩，彷彿蕊珠。『人生離別聚會之感，朋友居多，然從老大而迴思少年，益深吁悵。』王元美云：『人生忽忽可念，』正爲此耳。

與李方叔薦

頃年於稠人中，驟得張（來）秦（觀）黃（庭堅）晁（補之）及方叔履常，意謂天不愛寶，其獲蓋未艾也。比來經涉世故，間關四方，更欲求其似，邈不可得。以此知人決不徒出，不有立於先，必有覺於後也。如方叔飄然布衣，亦幾不免。淳甫（范祖禹）少游（秦觀）又安所獲罪，遂斷棄其命言之何益，付之清議而已。憂患雖已過，更宜慎口以安晚節。

李夢陽東友云：『今人不喜人奇，見人張拱深揖，口訥訥不吐，則目爲老成人；又不喜人直，遇事圓巧而委曲，則以爲善處。』蘇黃諸公正犯此忌，那得不事後慎口耶？然坡公有云：『生平如食中有蠅，吐出乃已。』恐終不能作太廟金人也。

與吳秀才

某啓：相聞久矣，獨未得披寫相盡，常若有所負。罪廢淪落，屏迹郊野，初不意舟從便道，有失修敬，不謂過子，衝冒大熱，間關榛莽，曲賜臨顧，一見灑然，遂見平生之歡。典刑所鍾，既深嘆仰，而大篇璀璨，健論抑揚，蓋自去中州未始得此勝侶也。欽佩俯求衰晚，何以爲對？送別堤下，恍然如夢覺，陳迹具存，豈有所遇而然耶？留示珠玉，正快如九鼎之珍。徒咀嚼一瓣，宛轉而不忍下咽也。未知舟從定作幾日計，早晚過金陵，當得款奉。

送別至恍然如夢，迴思陳迹具存，真有不可解者。袁中郎別玉子毅曰：『屈指生平別苦，惟江上別一女郎；去年湖上別一長老，合今別子而三耳。』女郎以情，長老以病，此別非病非情，亦復填膺之甚，即弟亦不知其所以也。『此亦有夢中恍然不可自解之意。』

與王敏仲古

某垂老投荒，無復生還之望。昨已與長子邁訣，已處置後事矣。今到海南，首當作棺，次便作墓，仍留手疏與諸子，死即葬於海外。庶幾延陵季子贏博之義，父既可施之子，子獨不可施之父乎？生不挈棺，死不扶柩，此亦東坡之家風也。此外燕坐寂照而已。所云途中邂逅，意謂不如其已。所欲言者，豈有過此者乎？故翻縷此紙，以代面別。謝仲適貽王敏仲云：『聚散一夢中，人北馬南翔。吾生如寄耳，送老天一方。』已悽然有朋友睽離之感。今復垂老投荒，相見無日，能不益深悲感耶？讀之如天空海闊，悲風颯然，四顧無人，淒然欲泣，嗟呼茫茫今古，亦復誰能遣此！

二

羅浮山道士鄧守安，字道立，山野拙訥，然道行過人。——廣惠甚敬愛之。——好爲勤身濟物之事。嘗與某言：『廣惠一城人，都飲鹹苦水。春夏疑疫時，所損多矣。惟官員及有力者，得飲劉王山井水，貧下何由得？惟蒲澗山有滴水巖，水所從來高，可引入城，蓋二十里以下耳。若於巖下作大石槽，比五管大竹，續處以惟繩漆塗之，隨地高下，直入城中，又爲一大石槽以受之。又以五管分引，散流城中，爲小石槽，以便汲者。不過用大竹萬餘竿，及二

十里間用葵茆苦蓋，大約不過費百千數可成。然須於循州置少良田，令歲可得租課五七十千者。今歲買大筋竹萬竿，作筏下廣州，以備不住抽換。又須於廣州城中置少房錢，可以日稅一百，以備抽換之費。更差兵匠數人，巡覷修葺，則一城貧富同飲甘涼，其利便不在言也。一自有廣州以來，以此爲患苦。人戶知有此作，其欣願可知。喜捨之心，料非復塔廟之比矣。然非道士至誠不欺，精力勤幹，不能成也。敏仲見訪及物之事，敢以此獻，兼乞裁度。如何作告差人，特持簡招之，可詳陳也。此人潔廉，修行苦行，真神仙耳。世間貪愛，無絲毫也，可以無疑。從來帥漕諸公，亦多請與話。某喜公濟物之事，故詳以告，可否更在運籌，慎勿令人知出於不肖也。

三

聞遂作管引蒲澗水，甚善。每竿上須鑽一小眼，如葵葦大，以小竹鍼窒之，以驗通塞。道遠日久，無不塞之理。若無以驗之，則一竿之塞，輒累百竿矣。仍願公擘畫少錢，今歲入五十餘竿竹，不住抽換，永不廢僭言，必不訝也。

周密乃爾，亦是水利中之小疏註。

四

某再啓：示喻津遣孤孀，救藥疾癘，政無急於此者矣。非敏仲莫能行之，幸甚！廣州商旅所聚，疾疫作，客先僵仆；因薰染居者，事與杭相類。莫若擘劃一病院，要須有歲入課利供之，乃長久之利，試留意來喻，以此等爲仕宦快意事。美哉此言！誰肯然者？循州周守治狀過人，議論可聽，想蒙顧盼也。

一命之士，苟存心於愛物，於人必有所濟，此類是也。

謝民師推官舉廉

某啓：衰病枯槁，百念已忘。緇衣之心，尙餘此耳。蒙不鄙棄，贈以瑰瑋，藏之中笥，永以爲好。今日遂行，不果走別。愧負千萬，謹奉手啓代達。

與鄭靖老

某見張君俞，乃始知之。公中間亦爲小人所据撫。今史以下，固不知退之諱辨也。而卿貳等亦爾耶？進退有命，豈此輩所制？知公奇偉，必不經懷也。某鬚髮盡白，然體力原不減舊，或不卽死。聖澤汪洋，更一赦，或許歸農，則帶月之鋤，可以對秉也。大意專欲歸蜀，不知能遂此計否？蜀若不歸，卽以杭州爲家。朱邑有言：「子孫奉祀我，不如桐鄉之民。」不肖亦云然。外物不可必，當更臨時隨宜。但不卽死，歸田可必也。公欲相從於溪山間，想是真誠之願。水到渠成，亦不須預慮也。此生眞同露電，豈適把玩耶？

屠赤水云：「大丈夫不能封侯廟食，則五獄四瀆，何處不容寄傲？乃謁促一官，眷戀五斗，爲進化小兒籠絡耶？帶月並鋤，當令人悠然神往。」

與滕達道甫

聞張郎已授得發勾，春中赴任。安道（張方平）必與之俱來。某若得旨，當與之同舟於南。窮困之中，一段樂事，古人罕有也。不知遂此意否？秦太虛（觀）言：公有意拆却逍遙堂（在徐州）橫廓，竊謂宜且留之；想未必爾。聊且言之。明年見公，當館於此。公器度宏偉，欲其軒豁，卑意又欲其窈窕深密也。如何不罪！

張聖清造一小舟，名自在天，隨身所需，雖不略具。得友人觴詠其中，隨其所適。每一念之，此景竟不可得。癸亥仲春，與惺承東銘兩舉子，赴潮水幕，駕小櫂，從虎邱，歷惠山，乘風揚帆，兩日而至。天空雲闊中，絕無一事繫懷。因思坡公書中云：「窮困中一段樂事，」爲之慨然。

二

屢枉專使，感愧無量。兼審比來尊體勝常，以慰下情。某近絕佳健。見教如元素罷黜，薄有所悟，遂絕此事，仍不復念。方知中有無量樂，回顧未絕，無乃量苦辱公厚念，故盡以奉聞也。晚景若不打疊此事，則大錯。雖二十四州鐵打不就矣。既欲發一笑，且欲少補左右耳。不罪！不罪！

欲他人黜罷中，猛然有省，方是真覺。苦樂無量，只從一念中，赴分兩途，不可貿然錯過。祝無功云：『生人大限不滿百，甲子一周，當作餘年，不當更問兒女米鹽瑣碎事。』此所謂晚景打疊也。

三

某啓：知前事尙未已，言既非實，絕當別白。但目前紛紛，衆所供悉也。然平生學道，專以待外物之變，非意之來，正須理遣耳。若借此得暫休逸，乃公之雅意也。黃（州）當江路，過往不絕，語言之間，人情難測，不若稱病不見爲良計。二年不知出此，今始行之耳。西事得其詳乎？雖廢棄，未忘爲國家慮也。此信的，可示其略否？書不能盡區區。學道專以待外物之變，一味處順境，並不見學力。惟拂意之事，而視之恬然，方是真實學道。借此得暫休逸，是處變第一妙想。知此，則憂愁憤懣，何自而生？

四

示諭宜甫夢遇，於傳無有。某聞見不廣，何足以質？然冷暖自知，殆未可以前人之有無爲證也。自聞此事，而士

大夫多異論，意謂中途必一見，得相參扣，竟不果此意。衆生流浪火宅，纏遶愛賊，故爲饑火所燒，然其間自有燒不着處。一念清靜，便不服食，亦理之常，無足怪者。方其不食，不可強使食，猶其方食，不可強之不食也。此間何必生異論乎？願公以食不食爲旦暮，以仕不仕爲寒暑，此外默而識之。若以不食爲勝解，則與異論者相去無幾矣。偶蒙下問，輒此奉廣而已，不罪。

鄒守益云：『竹樹林塘，交呈道趣；花香鳥語，互登幽襟。雖超然鐘鼎之外，然終是猶倚於境，不爲境倚者，卽金革百萬，簿書堆積，道味幽襟，有何增損耶？強食強不食，便增一重公案，如何如何？』

五

某欲面見一言者，蓋謂吾儕新法之初，輒守偏見，至有同異之論。雖此心耿耿，歸於憂國，而所言差謬，少有理者。今聖德日新，衆化大成，回視向之所執，益覺疎矣。若變志易守，以求進取，固所不敢。若曉曉不已，則憂患愈深。公此行尙深，示知非靜退意，但以老病衰晚，舊臣之心，欲一望清光而已。如此恐必獲一對，公之至意，無乃出於此乎？輒持深眷，信筆直突，千萬恕之，死罪。

王荊公行新法，有貽書邵子者，欲投劾去。邵子曰：『寬一分，則民受一分之賜；投劾去，何益也？』朱子曰：『凡民有患艱，勢可言於君，則言之；不可言，則多方救護之。』此心耿耿，公其有隱憂乎？

六

某再啓：近在揚州入一文字，乞常州住，如向所面議。若未有報，至南都當再一入也。承郡事頗繁，齊整想亦期月之勞爾。微疾雖無大患，然願公無忽之。常作猛獸毒藥，血盆膿囊觀，乃可勿孤吾黨之望，而快羣小之志也。情切言盡，恕其拙幸甚。

王元美與明輔方伯云：「中年血氣不易復，自今以往，願加保愛，如補劑，如抱卵，綿綿不存，用之不動，乃佳耳。除疾於未病之先，謹沉疾於微病之始，亦可以着中醫。」

與朱康叔

某啓：酷暑不可過，百事墮廢，稍疎上問，想不深訝。比日伏想尊履佳勝。別乘過郡，承賜教及惠新酒——到此如新出甕——極爲奇珍，感愧不可言。因與二三佳士會同飲盛德也。秋熟，更望保練，行膺峻陟。

詩話云：「公在徐州，二王子立子敏館於子張子厚來過，二王子方年少吹洞簫飲酒杏花子。有詩曰：『洞簫聲斷月明中，惟憂月落酒杯空。』」二三佳士，誠酒中人也。

柬滕達道

某啓：一別十四年，流離契闊，不謂復得見公，執手恍然，不覺涕下。風俗日惡，忠義寂寥，見公使人差增氣也。別看情懷不佳，忽得來教，甚解鬱鬱，且審起居佳勝，爲慰某以少事，更數日方北去。宜興出已問去，若得稍佳者，當扁舟徑往視之，遂一至湖（州）見公，固所願。然事有可慮者，恐未能往也。若得請居常，則固當至治下，攪擾公數月也。未間，惟萬萬爲時自重！

稼軒詞云：「宦游吾倦矣！玉人留我住，道明日是落花寒食，得且住爲佳耳！」用右軍帖入詞，得自然之妙。此纏綿婉曲，而情致自然，讀之邑邑。

與朱康叔

某再拜，近奉書，并舍弟書，想必達。胡掾至，領手教，且審起居佳勝，兼承以舍弟及賤累至，特有厚賜。羊麵酒果，一捧領訖，但有愧怍。舍弟隔此數日，來教尋附洪州遞與之。已遷居江上臨皋亭，甚清曠。風晨月夕，杖履野步，酌江水飲之，皆公恩庇之餘波。想味風義，然以孤寂，尋得去年六月所寫詩一軸，寄去以爲一笑。酷暑，萬乞保練。公自序云：『年二十六，與子由同舉制策，寓懷遠驛。一日，秋風起雨作，中夜脩然，有感慨離合之意。自爾宦遊四方，不相見者，十當八九。每夏秋之交，風雨作，木落草衰，便淒然有此感。蓋三十年臨皋亭月夕風晨，令人倍增惋戀。』

東康叔

某啓：武昌傳到手書，繼辱專使隨簡，感服并深。比日尊體佳勝，節物清和，江山秀美，府事整辦，日有勝遊，恨不得陪從耳。雙壺珍貺，一洗旅愁，甚幸甚幸。佳果收藏有法，可愛可愛。拙疾乍到，不諳土風所致，今已復常矣。子由尙未到，真寸步千里。末由展奉，尙冀以時自重。

康叔爲政清閒，於此可見。墮簡，似言使來。崑簡上頌，如從天墮雨，洗愁字新甚。

與康叔

聞名久思未獲佳者。更乞詳聞之所向，及側近故事爲幸。董義夫相聚多日，甚歡，未嘗一日不談公美也。舊好誦陶潛歸去來，常患其不入晉律。近輒微加增損，作般涉調。嘯遍雖微改其詞，而不改其意。請以文選及本傳考